

原野上的母亲

林平

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写我的母亲,在我从乡下老家回来的这些日子里。

穿一身蓝黑色的衣服,扣子扣得十分整齐,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,松树皮般的脸上浮现着似有似无的笑容,眼睛蒙了一层鬍子,使得她的目光有些浑浊。

这是暑假期间站在我面前的母亲,六十三岁的母亲。

那天正下着大雨,母亲天没亮就起床了,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土路赶到乡里的街上,坐上长途汽车,在城里人刚刚上班的时候,来到了我在城里的家,来接我的女儿、她的孙女回乡下住一段时间。我居住的城市虽然离老家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,由于道路不畅,我不常回去,半年没有见到母亲了。这次相见,我突然发现,母亲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,我的心紧缩着,默默地凝望着她,说不出话来。

我的心从来没有这样震撼过。儿子对生养自己的母亲,该说什么话?如何说话?我至今懵懂无知。

我只知道,我在内心里深爱着我的母亲,可是一见到母亲,满心的话语却无从说起,甚至连一句动听的话都说不出。

我只能在母亲的背后,悄悄地、默默地说:母

亲,我爱您!

国庆假期,由于三伯去世,我回了趟乡下老家,又见到了我的母亲。母亲浑浊的目光总是有意无意地笼罩着我,那目光中有一种令人心颤的东西。我已经不再年轻了,可在母亲眼里,我依然是她年幼的孩子,依然是她的希望和骄傲。只有我自己知道,我在人群中是那么微不足道,在城市里是那么轻若尘埃。只有我的母亲,把我看得重过世间所有的高山。

长年累月,母亲都是操劳的。二弟夫妇和小弟常年在打工,母亲独自在家照看着二弟的两个孩子。她是个闲不住的人,一有时间,就要找个事做。门前的人家于几年前搬走了,留下了一块空地,母亲觉得荒废了可惜,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小菜园,一年四季绿色不断。那天早晨,我随母亲走进菜园,满眼都是韭菜、辣椒、丝瓜、菜瓜、小白菜,那些翠绿,那些黄花,令人流连忘返。她要我返城时带一些菜瓜回去,我说不带,菜瓜可以买到的;她让我带韭菜回去,我说不带,这么远的路程,一把韭菜值几个钱;她让我带大米回去,我说不带,大米太沉,坐车不方便。说了半天,我才答应带一些花生和红薯回去,花生和红薯都是母亲亲手栽种的,也是母亲亲手从地下挖出的。

那天,天气发疯般地热。下午,我扛着铁锹,跟着镰刀的母亲一起去了西畈,挖红薯。垄上土质坚硬,我手握铁锹,脚踩铁锹,很难挖下去。母亲硬是把铁锹抢了过去,说是担心我把皮鞋踩坏了。她一边挖着坚硬的土,一边说,红薯是黄心的,很甜,搁段时间,让它发发汗,吃起来更甜。由于天气干旱,土里的红薯结得很小,犹如缺乏营养的孩子,瘦小,孱弱。

恰如我的原野上的故乡。母亲的手掌上沾满了灰土和红薯冒出的白浆,无意间去抹脸上的汗水,满脸都成了乌黑的印记。母亲只是随口笑笑,说是回家后洗一洗。

我对母亲说不出更多的话,只用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,拍下了一些母亲挖红薯的照片,还有阳光下摇曳的芦苇。

母亲,不就是原野上一棵普通的芦苇吗?阳光下抹汗的芦苇,清风中飘摇的芦苇……

晚上,我和母亲坐在院子里,聊着生活中的琐事、乡下的琐事、邻里亲戚的琐事;聊着远在宁波的姐姐、珠海的二弟、广州的小弟,以及小弟将来的亲事。母亲的话语很轻,一副轻描淡写的口吻,只有我知道,母亲对她的儿女是多么操心 and 牵挂。夜风渐凉,乌云遮住了漫天的星星,两岁的孙子躺在母亲怀里早已睡熟,我们才回房休息。

回到城里,总想写一些关于母亲的文字,却总是落不了笔。我担心我轻率的文字写不出母亲,我担心我苍白的文字写不出母亲,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描绘我的母亲。在这个突然变冷的日子里,我又想起了远在乡下的母亲——

母亲,您是在门前的小菜园中摘菜瓜,还是在西畈的地里挖红薯呢?

抑或,伫立门前的池塘边,张望您的天南地北的四个儿女?

我仿佛看见深秋的风刮起您的满头白发,犹如西畈里飘曳的一丛花白的芦苇……

硬,我手握铁锹,脚踩铁锹,很难挖下去。母亲硬是把铁锹抢了过去,说是担心我把皮鞋踩坏了。她一边挖着坚硬的土,一边说,红薯是黄心的,很甜,搁段时间,让它发发汗,吃起来更甜。由于天气干旱,土里的红薯结得很小,犹如缺乏营养的孩子,瘦小,孱弱。

恰如我的原野上的故乡。母亲的手掌上沾满了灰土和红薯冒出的白浆,无意间去抹脸上的汗水,满脸都成了乌黑的印记。母亲只是随口笑笑,说是回家后洗一洗。

我对母亲说不出更多的话,只用随身携带的数码相机,拍下了一些母亲挖红薯的照片,还有阳光下摇曳的芦苇。

母亲,不就是原野上一棵普通的芦苇吗?阳光下抹汗的芦苇,清风中飘摇的芦苇……

晚上,我和母亲坐在院子里,聊着生活中的琐事、乡下的琐事、邻里亲戚的琐事;聊着远在宁波的姐姐、珠海的二弟、广州的小弟,以及小弟将来的亲事。母亲的话语很轻,一副轻描淡写的口吻,只有我知道,母亲对她的儿女是多么操心 and 牵挂。夜风渐凉,乌云遮住了漫天的星星,两岁的孙子躺在母亲怀里早已睡熟,我们才回房休息。

回到城里,总想写一些关于母亲的文字,却总是落不了笔。我担心我轻率的文字写不出母亲,我担心我苍白的文字写不出母亲,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描绘我的母亲。在这个突然变冷的日子里,我又想起了远在乡下的母亲——

母亲,您是在门前的小菜园中摘菜瓜,还是在西畈的地里挖红薯呢?

抑或,伫立门前的池塘边,张望您的天南地北的四个儿女?

我仿佛看见深秋的风刮起您的满头白发,犹如西畈里飘曳的一丛花白的芦苇……

可贵的“归囊不著一钱行”

徐德瑞

有一句俗语: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其实官场也是一样——铁打的官府流水的官。古往今来,一个官员很难在一个地方一直干到退休后才告老还乡的,多是在甲地干上若干年后便调到乙地再调到丙地任职,或升迁到上一级官府履新。而这些官员在调离时,携带什么东西走,带多少东西走,常常是衡量其是否清廉还是贪婪的一块试金石。历代清官廉吏离任时,总是两袖清风,公私分明,一尘不染,“去时还似来时贫”,从而留下了诸多感人的佳话。明代宣德年间,况钟任苏州知府时,勤政爱民,整肃吏治,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好事、实事,深为百姓拥戴,尊之为“况青天”。明正德六年(1441年),况钟任期届满,调离苏州赴京时,当地上万名百姓及下属前往府衙前相送,谁都会舍不得他离开,一些人还拿出黄金、珠宝及丝绸相赠。况钟不仅一一谢绝拒收,还深为百姓及下属这番盛情而感动得泪流满面,并即兴赋诗抒怀:“清风两袖朝天去,不带江南一寸棉。惭愧仕民相馈赠,马前洒泪注水泉。”

无独有偶,清代康熙年间,清官杨由任山西山阴县令三载,性仁慈,肯为老百姓办实事,颇有政绩,口碑甚佳。康熙五十六年(1717年)任职到期后回归故里,离开山阴那天,吏民纷纷相送,众人依依不舍,一时哭泣声不绝。有位诗人当即赋诗称赞道:“归囊不著一钱行,三载真留慈父名。落得小民几多泪,包将归去做人情。”老百姓送给清官杨由的是一包眼泪,就拿它转送给你故乡的亲人吧,这是多么宝贵的礼物啊!

与此相反,历代贪官不仅在任上贪得无厌,拼命中饱私囊,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,而且还借离任时再大捞一把。清咸丰年间,镶黄旗人明绪任甘肅按察使,贪腐成性,几年间便积累了巨额财富,为便于收藏,他不时将银钱、珠宝等送到当地金铺兑换成黄金。咸丰八年(1858年)他奉调离任时,一次就从金铺兑换黄金三千余两。即便如此,明绪并不满足,仍借母亲去世之机,厚着脸皮向人哭穷,称自己这次离任回京,路途如此遥远,原准备的盘缠远远不够花,更何况回京后还有各种花销(指行贿送礼);又赶上母亲刚去世,安葬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属下官员明白他的意思后,只好以悼唁其母亲之名,先后筹集到一万四千余两白银送给他。明绪这才心满意足地启程回京(以上详见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全史·清官史·贪官史》)。对于明绪这样的贪得无厌之徒,老百姓无不怨声载道,有人作诗这样讥讽道:“来时萧索去时丰,官帑(指府库里的银钱)民财一扫空。只有江山移不去,临行写入画图中。”诗中“丰”“空”,对贪官们疯狂敛财的丑恶嘴脸,真可谓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。现今各地官员(或称领导干部、公务员)的升迁、调动,同古时多有相同相通之处,因为一个官员不可能在某一地方干上一辈子,只是现今官员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



桨声哗哗

金本

桨声哗哗, 桨声哗哗,

桨声迎来第一缕晨光, 桨声送走最后一抹晚霞。一条木船在河上颠簸, 连接着学校和我们的家。摇桨的是我们的老师, 坐船的我们山里的娃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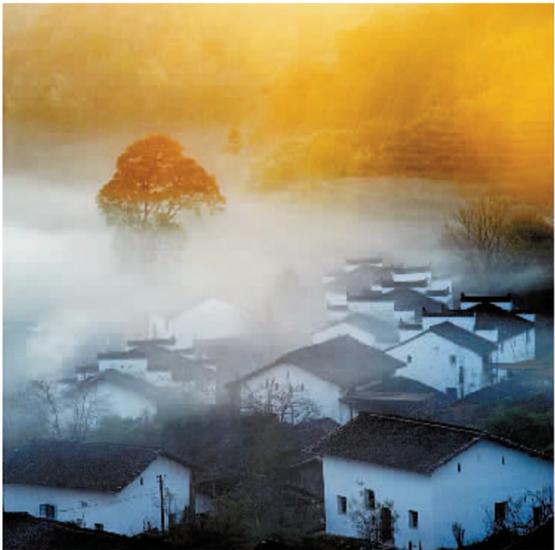
桨声哗哗, 桨声哗哗, 桨声载着希望迎我们走进学校, 桨声载着欢乐送我们回家。桨声变成了作业本上的“100”分, 变成了光荣栏里的红花, 桨声变成了班级里的笑语, 笑语中我们一天天长大。

桨声哗哗,

桨声哗哗, 桨声改变着村民的话语, 桨声让村庄发生着变化。田垄里有了数学, 科学是在瓜棚里开花, 愚昧渐渐远去, 知识把人们的眼界放大。

桨声哗哗, 桨声哗哗, 桨声送走了老师的青春, 桨声染白了老师的黑发。我们踏着这桨声走出大山, 去描绘人生美丽的图画。有一天,我们要回到老师的身边, 唱一曲《祝福歌》献给他:

桨声哗哗, 桨声哗哗……



魅力婺源 李海波 摄

月光下的稻场

曾庆棠

生产队的稻场建在我们村子的东南头,贴着从老龙角山岭蔓延下来的岔子山山脚,约摸六七亩的面积,宽宽展展,平平坦坦。那个时候,它一年里总有大半年的用场。打麦子,扬稻谷,晾菜豆,晒棉花,淡淡的谷香和着季节的气息,不时地给清贫日子中的庄稼人带来些丰收的喜悦和心田的滋润。

少年时,往往在月亮从东山岭露脸时,我和一帮子伙伴前往最喜欢的去处——生产队的稻场。那时,农村孩子放了学没啥作业,乡下又没什么玩意儿可耍,队里的稻场自然就成了我们的少年游乐场。晚饭吃过,把碗筷一丢,一个个便风驰电掣地溜到了月光下的稻场,喊叫声,欢笑声,响遍稻场,荡入夜空。

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啊!虽然那时伙计们吃的穿的比较差,可感到日子还是挺快活,一段段的时光,几乎都在那种乡村版的欢乐中倏然而过。

进入秋天,山村的夜晚星空高远,银河灿灿。月亮呢,明彻,皎洁,澄净,安详。我坐在稻场的一个石碾上,跟教我吹笛子

的万富哥说:“你看,月亮多像一个无忧无虑、没有心事的人啊!”他连连称是。说话之间,明月用它皓皓的白光,把村子四周的山峦,把宽宽展展的稻场,把我和万富哥两个人,全都拢在了它温婉的情怀里。

练习着吹了一段短曲,我仰头望向天空,望着望着,那高处与近处的景象便幻化起来,月亮里跑出了玉兔,又走出了嫦娥,走出了吴刚……忽而,她们又飘然而下,来到了身边的稻场上。这片稻场,立时把天与地连接成了一个奇美的世界,且把我一同融入这仙境般的氛围里。

此时,我觉得自己吸纳了月亮的乳汁,底气足了,手指头灵活了,吹出的笛音也顺畅了。清扬的笛声荡漾在稻场的上空,给静谧的山村之夜增添了一分生动,似乎也替辛苦劳作后的大人们送去了一丝抚慰。

记得那是又一个深秋的晚上,父亲去稻场上打稻子。当他套上牛,装好石碾之后,我也来到了稻场上。这时的月夜,恬淡而清澈。月光,柔情如水,洒满了稻场上的稻垛,洒满了铺在稻场上的稻子,也洒满了正在拉碾碾压稻子的大牯牛身上,还把赶牛打稻的父亲每每定格在光圈的中央。一会儿,缓缓南行的月亮,又偏过脸来静静地看着稻场,看着

拉碾转圈的大牯牛,看着赶牛打稻子的父亲和坐在稻场边的我,看着看着,它又露出了浅浅的笑。我像是受到了什么鼓励,就站起身走向父亲,接过他手中的牛绳和棍子,学着吆牛行走,循环有序地转着圈儿碾压稻子。父亲一边看着我,一边抓起碾压后的稻子,摸试着稻粒的脱落情况。过了一阵儿,父亲走到稻场边,朝着村里喊了几声,很快就过来了五个扛着扬叉的大人。他们依次叉起稻子,三抖三抖,轻巧自如地翻着放下,满场的稻子一转眼就给翻完了。

父亲接着又吆起了大牯牛。月光下的稻场上,再次响起了石碾碾过稻子的富有节奏的“嘎嘎”声。

这个时刻,我已积满内心的欢悦。我望向月亮周围的星星,它们全都眨着晶莹的眼睛。我又找寻那带把的北斗星,哦,一颗,两颗……七颗,连起来极像个长把勺。父亲讲过,要是夜间走迷了路,可以找天上的北斗星,它所在的那一方就是北方。还有那银河边的牛郎星、织女星,一样的亮晶晶,一个在河之南,一个在河之北。听大人们说,那牛郎织女一年只能相会一次。平常盼望“七月七”的那个日子,他们该是何等的焦急呢?这么想着想着,我的眼皮不听使唤了,不知不觉就入了梦乡。

一晃,过了几十度寒暑。我却依然在想念,如今的家乡明月之下,是否还保留着那积蓄了我少年欢乐的宽坦稻场?

中国移动通信 CHINA MOBILE 中国铁通 CHINA TETONG 专业品质 超越服务 移动铁通宽带 挤干价格水分

光纤小区 新速度 移动服务 新体验 灵活选择 新自由 冰点价格 新优惠 中国移动铁通宽带超值优惠引爆全城! 4兆光纤入户,网速全面提升。不捆绑固话,不捆绑手机,不附加任何业务。包年价仅需400元,送高至400元话费,还有精美礼品赠送。中国移动铁通宽带,真正的惠民宽带! 马上拨打10086,宽带装到家

路在足下·平步青云 平步青云足浴会所 会所地址:信阳市浉河区贸易广场中段平步青云足浴会所 订台电话:0376-6187288 18937607288